

秘密
隧道

笑
署



1009483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秘密隧道



FUDAN JFZ0000063639K 复旦图书馆

丙午年四月初版
同年同月發行



編輯者

小說林總編譯所

印刷者

上海派克路福海里
小說林活版部

發行者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小說林總發行所

分售者

各省書局



秘密隧道上卷

(英國和米 Hume 著

元和奚 若譯

第一章 富家婦

英倫之雷克司登地。有富家婦名綠杞者。所居宅曰路司卡太基。嘗欲雇女傭。登告白於新聞紙。言刻有應吾所需者。月給值若干磅某日。有一女郎登門自荐。綠杞見之。曰。若何名。女郎曰。綠杞夫人。余爲蘇城名拑來脫姓。綠杞曰。年幾何。拑來脫曰。年二十五矣。綠杞曰。若知余所需者。爲何應賓客之職乎。拑來脫曰。知之。余向任此役。未嘗誤主人事。有証書在。可呈閱。言畢。探囊出二紙。置几上。綠杞殊勿視。惟注目對拑來脫。似欲諦審其人之良否者。拑來脫忽不禁紅暈生。頰作羞澀狀。急俯首。亦乘間窺綠杞。

時二人各懷一意。綠杞以拑來脫貌雖僅中人。然修短合度。衣履亦清潔。在

秘 密 隱 道

僕輩已爲罕覩。且目光時時流盼。足知其人之靈敏。所可異者。若有不豫之色。流露於舉動間者。穉來脫之意。則又謂綠杞春秋雖高。而風韻殊勝。鼻小口大。髮微霜。眉作臥蠶形。其情性似躁急。惟絕無暴戾狀。能爲執役。良佳。第不知綠杞之意若何耳。頃之。綠杞手持叉。自撥鑪炭。且加新炭。徐言曰。蘇城穉來脫。余似可備若。惟余喜幽情。願若亦如余。毋時時導外人來此。穉來脫色驟頰半响。乃低聲語曰。余故無外友。願夫人勿過慮。綠杞曰。若縱言然。然少年人正未可料。言次。復注視穉來脫。穉來脫曰。夫人已閱我証書否。綠杞曰。証書何足憑。吾生平但恃目力。辨所值者之良楮而已。因問曰。若往者執役於何所。穉來脫曰。在穉里獨司女郎所。女郎爲西班牙人。有廢疾。綠杞曰。然則若以何事。乃去彼而就余。穉來脫曰。以繁擾故。綠杞曰。繁擾若何。若固少壯者。穉亦耽岑寂乎。穉來脫聞之。驟驚感。眉軒動。目閃閃。有光。戟手撫其

膺氣似不舒甚。久之乃曰。夫人恕余。余生長良家。素守教律。若猗里獨司。則每聚多人以行博。狀至擾攘。吾素所不喜者。故辭出。綠杞曰。若然。則吾家亦非若所樂處。緣吾亦有博友數人。數數集此也。猗來脫曰。否。博何害。猗里獨司女郎。豈僅博。卽以博論。其出入亦過鉅。綠杞曰。若不言女郎有廢疾乎。曰。然。彼故善跳舞。後以驟傾仆。致今疾。現惟乘輪車。使人推轉。以來往觀人博。已亦偶與焉。

當猗來脫言此時。頗瑣屑。綠杞漸厭之。因曰。吾觀若有機心。喜探察主人隱事。性又好喋喋。與吾所期殊相左。可卽去。猗來脫大失望。徐徐言曰。辱夫人垂詢。故不憚縷述。欲解夫人之意。誠不覺失其常度。夫人苟傭我者。願試之。後當知我善緘默。綠杞曰。能如是乎。言次。凝視火鑪者久之。現躊躇狀。猗來脫亦乘間四顧。見此室在最下之一層中。甚暗。旁有玻璃窗二。得遙見前庭。

秘

密

隱

道

之花園迴視室中陳設。則地毯、窗帘皆紅色。製以金線。屋頂塗金漆。懸多數之電燈。罩黃色。其榻墊以紅緞爲之。惟絕不見有紙籍及八音琴。儿上但有針、繡包一紙牌一束。蘇城私念此牌必爲綠杞所博。以消遣者。若針繡則亦徒有其名。以如許老嫗固不能盡力縫紉。與幼婦爭晷線也。

是時蘇來脫方欲再審視。忽聞綠杞呼曰。蘇城蘇來脫余已決計雇若。可往取行囊。于五句鐘前來。此慎勿誤。緣吾有數友人。期今晚八句鐘見臨。待若至此。伺應也。蘇來脫以爲時促。曰。但我：語至此。綠杞卽攬言斥之曰。此間吾爲主人。凡傭于我者。當惟吾言是遵。不容更置辭。若尙不知乎。言畢。以手指戶。作令速出狀。蘇城喻意。卽應曰。是就所指之方向而出。綠杞目逆之。漸聞下階聲。門啟閉聲。一一皆清晰。已乃繞行室中。若其腦深有激刺者。蘇來脫既出。卽乘火車至所居司潑來地。取皮提箱一小包一。復乘火車還雷克。

司登而距綠杞宅尙里許。乃雇一小車。告以地址。令送至綠杞所。已則緩步而行。但見天作深青色。無纖屑雲翳。俯視馬路。係新築者。路左有新植之電桿。其兩旁又有竹籬。籬內爲花園。復間之以籬。若田之分町畦者。然稍前至一街。屋宇鱗比。垣塗白色。其間有寫字房及小市肆。又北行。見有一新禮拜堂。築以黃磚。屋頂爲紅色。又有木質高塔。列其旁。惟已爲此路之盡處。再前一望。皆荒野。穉來脫至此。乃迷于所向。不得已。仍前行。過一大松林。其中有一屋。似方建。而中輟者。外繚以高垣。穉來脫此時恍若有悟。謂前在綠杞室。固見此屋在其後。則距綠杞所必不遠。因循此屋而前。過一巷。至曠野地。見其左爲麥田。右爲小街。而綠杞之宅在焉。

綠杞之宅。爲新舊兩區相合而成。其新屋製以紅磚。門首有白石之階級。及遊廊。旁又有草地。田屋之左。則花園中界以石路。距松林屋固密邇也。惟林

秘

密

隱

道

中群松矗立。且有緣牆草。旋繞於其上。故遙望殊未能清晰。猗來脫且視且行。須臾已至門首。卽掣鈴叩門。內有一中年婦人出。體肥而行緩。自言爲庵人。旋謂猗來脫曰。若何故掣鈴。旣受雇。卽退處於僕位。僕固不許掣主人鈴。若尙未知乎。言時似深責其鹵莽者。猗來脫曰。吾誠越分。然吾之掣鈴。亦以無耳門可入故。婦人曰。是何言。耳門故在。因挽猗來脫手同行。至一室曰。此爲吾輩所居。復以手外指曰。彼處非有耳門在乎。猗來脫引領視。果如婦人言。

猗來脫見此室。頗輪煥。私疑何以較綠杞所居者。爲勝質之婦。婦曰。無他。主母有目疾。故不欲居新屋。以其光線過激。射易損目也。於是二人相坐談。婦曰。吾爲愛密里亞。執役於此。有年。具悉主母之情愰。若欲爲良僕者。宜守禮勿越。如前此之掣鈴。爲主母所深惡。雖然。若初來此。亦無怪。猗來脫曰。謝。嫗。

忠告當謹識之。斯時夕陽將下。老侶須入爨室。備晚餐矣。愛密里亞曰。否。爲時尚未至。吾輩可縱談。因曰。密史。爾來脫。余視若美姿容。性復和順。能許我爲若友乎。爾來脫聞言。初不答。後徐徐語曰。姥見譽殊過。願後母以密史相稱。愛密里亞曰。此何害。吾二人終當爲良友。若亦可稱吾爲辟兒夫人。吾夫辟兒死已久。渠生時固多能。嘗爲主母執役。惟酷嗜飲。卒以此致疾。卒。今若存者。已四十許人矣。爾來脫曰。夫人處境亦良善。此間惟夫人一人爲執役乎。愛密里亞曰。否。尙有一使女。名拳來定。素乖巧。一御者名太姆士。誠懇無他長。言次。二人適至。共入座。愛密里亞旋起。謂三人曰。若等姑少坐。吾爲爾來脫往視行囊。已來否。頃之。卽手携箱及包入。引爾來脫至拳來定室同居。是時爾來脫見其歉意有加。頗歡洽。惟稍憎其好瑣瑣作無謂語耳。

已而晚餐時屆。爾來脫登樓爲綠杞易帽。愛密里亞亦以晚膳至。綠杞乃就

道 隱 密 秘

食。目光時時視穉來脫。旋謂曰。穉來脫。余視若誠敏于事。深願若居此多歡。樂。今晚八下鐘。有三客將見臨。若可攜咖啡先下樓。并陳設博具以待客。至者導之至客座。若即歸已室。聞吾掣鈴始復至。否則不許。言時齒振振頗有力。穉來脫乃如命下樓。旋聞叩門聲。往啓鍵。見有男客二。一著黑色衣體甚長。其一則形頗似木鈍。又有女客一。髮微霜。且其身異臭。狀絕可駭異。穉來脫大驚。急導之入客座。已即匆匆退。面白如死灰色。

第二章 掣鈴見屍

穉來脫既引退。踉蹌入爨室。見左爲鉄灶。右設一食桌。俱清潔。足知愛密里亞之勤奮。稍進。見一門。門內有一室。中亦設一桌。愛密里亞與拳來定方縫紉。太姆士則就火讀新聞紙。穉來脫信步入。知此室復可通前屋。愛密里亞見之。大駭異。呼曰。穉來脫。若面色何驟變。穉來脫曰。以吾頃聞異臭故。愛密

里亞曰。臭何自至。拊來脫爲略道客來事。且曰。我心至怯弱。故易致驚。愛密里亞曰。客幾何。拊來脫曰。二男一女。似皆爲貴客。乃并述其容狀。愛密里亞曰。若然。卽前此數數訪主母者。若以貴客視之乎。其一男爲克倫賽。言至此。拊來定僂言曰。又一客固尙可人。睛黑而儀表異常人。衣履亦修潔。愛密里亞曰。此卽迦佛哀海兒先生也。彼爲主母之律師。固應稍修飾。若克倫賽。殆卽爲之副者。拊來定曰。克倫賽故富有。而舉止殊庸俗。海爾之出必與偕。亦欲其漸厠縉紳之列耳。愛密里亞曰。是何言。魚目烏可以混珠。且若何自得詳其底蘊。拊來定曰。昔主母偶爲吾言及之。

拊來脫偶坐側聽。私疑主母何樂與若輩相交遊。旣而自念。吾方有無窮之隱憂。何暇與他人瑣瑣事。卽不復置念。未幾。拊來定又言曰。密史愛密里亞。吾復知克倫賽爲木工。愛密里亞未及答。而拊來脫聞言。驟感觸。信口言曰。

秘 密 隱 道

吾父亦業是愛密里亞曰。若父亦木工乎。今安在。穉來脫曰。卒已五閱歲矣。且似爲人所謀斃。拳來定曰。斃之者何人。穉來脫曰。不知。吾父卒時。吾與吾弟俱幼稚。賴母撫育得成人。稍長。母卽攜吾二人居司垣發來地。吾義不可家食。旋執役於亨潑司胎特已。而主人卒。乃轉役于西班牙女郎處。拳來定曰。然則何以又至此。穉來脫曰。以彼處過煩擾。故言次面微赤。拳來定故乖覺曰。是殆有他故。若其有鍾情之人乎。穉來脫顏益赤。強應曰。無。拳來定曰。若勿誑余。余觀若言時。色驟變。知余言誠非誣。穉來脫嘿不語。

愛密里亞見穉來脫將不堪。乃曰。拳來定若母許續言。卽令渠有所愛者。亦何與若事。猶憶吾夫生時。好恣飲。恒以此耗吾資。今吾一念及。淚輒潸潸下。況如穉來脫方少艾乎。言至此。太姆士猝起。謂穉來脫曰。若能言乃父死狀否。穉來脫曰。未詳盡。憶母言。當父未卒時。方在霍克司登附近。爲貴人建一

宅太姆士曰。果卽在此附近乎。稱來脫曰。然。吾父且言。吾自營此宅。可母憂貧。以吾近得一生財之途徑也。吾母聞言。方竊喜。詎知一日。自工所歸。且攜有工值。而是夜卽病。醫者言。殆中毒。不可救。吾父竟於是夜卒。太姆士曰。所謂生財之途徑若何。稱來脫曰。吾父固未明言也。當吾父初卒。有語。吾母者。若夫在工所。日必往他所。一行約三句鐘。卒之日。卽自所往處來。吾母以是疑吾父。與人有秘謀。既爲其所忌。故毒斃之。以滅口。然亦無確據。太姆士又問曰。若母今安在。稱來脫曰。無以餬口。再醮于稱來脫先生。牽來定曰。若然。則蘇城稱來者。非若初字乎。稱來脫曰。然。吾初號蘇抹克司威爾。以母故。從後父姓。今吾家中人。亦以稱來脫爲氏矣。言至此。又曰。吾言已喋喋。君若盍各舉舊聞。爲笑資乎。愛密里亞聞言。卽領首。追因述與辟兒成婚事。且曰。吾今已饒有私蓄。以主母厚我故。不卽去。苟欲去者。其待主母百年後。

道 隱 密 秘

乎。太姆士曰。主母正健適。何得遽辭世。拳來定曰。以余觀主母。馭下似稍苛。卽如吾見愛者。多欲時時相過從。徒以主母禁交遊。遂絕跡。不亦拂人之性乎。

太姆士曰。不然。主母故良善。吾初至此甫十五齡。今已二十閱寒暑。使主母而圖富貴者。則早爲侯爵夫人矣。而主母殊不願。愛密里亞曰。若所言侯爵。非數數來此者乎。太姆士曰。侯爵爲楷倫佩先生耳。買洛先生固數數來此者也。拳來定曰。吾聞買洛夙鍾情于女郎。裘來脫。裘爲吾主母之妹之女。素以端麗聞。愛密里亞曰。然彼女郎固端麗。吾聞彼尙有一弟曰佩錫。其姿容與姊等。太姆士曰。吾亦習知之。惟二人性情殊有異。愛密里亞曰。若乃諳悉如是乎。太姆士曰。吾就觀其行止而知之。惟佩錫殊可嗤。日昨與主母有違言。烏知吾主母固非易與者。使一旦主母驟辭世。又何能承受其遺產乎。愛

密里亞曰。此必傳之女郎。裘來脫。惟彼手足素親愛。又何異以遺產傳佩錫耶。

穉來脫曰。頃來之女客爲誰。貌頗現兇戾。愛密里亞曰。彼爲漢尼夫人。與主母交。已三閱寒暑。至必與海爾偕。克倫賽亦與焉。彼三人非至夜深。輒不歸。歸必主母親送之。出間或以命吾言。次聞掣鈴聲。愛密即起身欲行。穉來脫止之曰。姥今可毋往。主母故與吾約。令聞鈴前赴也。愛密里亞曰。此亦良佳。吾年稍長。步履故不及若敏捷。惟行宜速。以主母性故躁急也。言畢。穉來脫領首。卽匆匆去。

穉來脫既去。旋奔至廳事。遙見克倫賽在客室中。頗現躁厲狀。綠杞則並膝長跽。間置紙牌一束。既近室。聞綠杞曰。克倫賽若誠贛漢尼夫人。非易與者。今若既與彼啟釁。余深慮後此無如今日之歡集也。言至此。穉來脫已入室。

道 隱 密 秘

綠杞乃曰。克倫賽可離此。克尙欲有言。綠杞以目視之。克倫賽始逡巡出。稱來脫承主命送之門。下鍵而還。時方聞一人自屋外躑躅行。似警兵之巡邏者。不注意徑行至。爨室見愛密里等方晚餐。已亦入座。須臾問曰。位於主母屋後之屋。屬誰氏。太姆士曰。此爲楷倫佩侯爵所築而未竣工者。吾聞楷倫佩昔與女郎名沙爾者相親愛。爲之築金屋。未幾沙爾卒。工遂中輟。乃繚以高垣。且不列門戶。意不欲使人入窺也。楷倫佩自是赴倫敦。不復歸。僅一猶子留此。卽前所言買洛先生。後將襲爵者是也。

愛密里曰。吾前聞若言楷倫佩曾欲與主母結婚。事果若何。太姆士曰。吾未言此。僅知楷倫佩夙與主母相親愛。而沙爾又主母之友。吾恒疑沙爾以與主母相妬。而致斃。殆未可知。愛密里曰。此非吾所敢言。惟前屋荒廢已歷十五歲。吾深冀買洛襲爵爲之續建。庶不致棄此有用之地也。稱來脫曰。楷